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二十

宋 王益之 撰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月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本紀食邑四千戶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按長厯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宣紀賀封在封丙吉前今從之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

賀就國豫章昌邑王傅御史大夫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上遭遇絶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宫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曽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

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吉傳）乙未

（侯表）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禄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元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内侯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本紀侯表丙吉張安世傳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紼音弗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禄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與愈同考異曰吉傳作太子太傅夏侯勝按是時疏廣尚為太子太傅恐誤今除去四字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丙吉張安世傳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魏郡蓋寬饒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彭祖封陽都侯後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

其襌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隷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

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之欲反)目卑下(胡稼反)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讀曰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

伯為謝良久迺解寛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邉公亷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音干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寛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寛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讀曰弼）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寬饒不納

其言寛饒傳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亦食反飛鳥具為令本紀立皇子欽為淮陽王本紀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潁川太守黄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

窸初若煩碎然覇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
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窸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厥縛反其肉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覇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覇覇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
大驚以覇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
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覇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
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

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
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
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絶簿書資財物公
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
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寛内
明得吏民心户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

尹秩二千石數月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黄霸傳百官表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與吝同爭訟生分為失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為太守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

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黄霸繼之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傳地理志

黄霸既罷歸頴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神爵元年按敞傳云頴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

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蓋同一年也百官表載霸事于元康三年誤今載敞守京兆于霸免之後

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

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閲出者汙赭輙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音桴鼓稀鳴市無偷盗上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輙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

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張敞傳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本紀 刑法志賜功臣適讀曰嫡後黃金人二十斤本紀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薨本紀天子贈印綬送

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已歴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别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户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上以為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安世傳是歲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

馬郊祀志比年豐穀石五錢本紀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本紀郊祀志徵能為楚辭九江被皮義反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蜀人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

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在選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薦王褒有軼（與逸同）材上迺徵褒令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頃之擢褒為諫大夫（王褒傳）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郊祀志）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

九莖産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齊精祈為（于偽反）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本紀）又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

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灊（與潛同）山于灊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上立白虎祠又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

石鼓于臨朐音朐之罘山於腄丈瑞反成山于不夜萊山于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許虯反屠音除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上于是遣諫大夫褒使持節而求之郊祀志褒道病死上憫惜之王褒傳是時上頗修宮室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

親政事任用能吏諫大夫王吉上疏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未萌也又云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與傲同）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傳）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

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讀曰嚮)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音誥)亹(音門)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式爾反)刑三河頴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

備南山北邉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境讀曰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耐讀曰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産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讀曰但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

賜璽書嘉納其册 充國傳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

考異曰西羌反發三輔中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並進本紀所書如此非充國傳前後節奏極分曉上初遣充國至金城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上廼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是延壽武賢之將同一日也紀與充國並書誤矣今從傳 按趙充國傳本始中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後月餘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行視諸羌分别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云云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脱落

秋七月大旱 荀紀 考異曰此據

五行志荀紀增入　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讀曰僻之處買七所得縣官穀度徒各反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

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讀曰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

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于

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

下也又曰雨于具反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

邉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

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

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

竊痛之于是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

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

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胡孟反）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之屬（考異曰蕭望之傳無犯字今從荀紀增入）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音刷）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贖矣未

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之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讀曰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讀曰猝）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胡孟反）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蕭望之傳）丞相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二年按疏辭云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則非元康明矣今載于西羌反之後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

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波
音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
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
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
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
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
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

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
神元元卒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
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
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
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
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
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

帝乗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乗兊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乗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乗坤艮執繩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兊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乗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静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扶元反^民

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兩語仍荀紀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賜孝悌力田及罷薄蟹反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太子家令鼂錯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

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相傳大司農朱邑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與饋同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

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之欲反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朱邑傳本紀彊弩將軍許延壽出擊羌降四千餘人破羌將軍辛武賢斬首二千級中郎將趙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趙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充國傳是歲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為人寬和自守以

温顔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百官表韓王信傳太僕張延壽病免以戴長樂為太僕百官表長樂者帝自在民閒時與相知故抜擢親近楊惲傳杜陵陳遂為太原太守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音矑及即位用遂稍遷至二千石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陳遵傳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拜戴長樂為太僕之後中郎將楊惲為諸吏

光禄勲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歳餘不得沐晋灼曰五日一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戯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斧往反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髙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絶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禄勲親近用事然惲伐其行治

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百官表楊惲傳蕭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望之傳百官表廣陵太守沛郡陳萬年以高第入為右扶風百官表萬年傳扶陽節侯韋賢薨子宏當嗣為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未決于是賢門下生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元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

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讀避曰凡者案事丞相史廼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讀與暗同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

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凡宏為太山都尉韋賢傳考異曰通鑑載于元康四年按表元成以神爵元年襲封今從侯表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匈奴傳

神爵二年春正月于鳳凰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郊祀志

秋羌若零離留且子閭反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考異曰本紀作夏今從充國傳仲馮亦以為紀誤匈奴虛閭

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步浪反）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呼各反）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

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竒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音劬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虚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竒又盡免虚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先安反又所姦反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音蟬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

地日逐王先賢撣音纒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欲歸漢匈奴傳使人至渠犂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兹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

吉始焉上嘉其功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户考異曰西域傳以為神爵三年按本紀載于二年匈奴傳亦云二年當是西域傳誤今從本紀匈奴傳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始烏壘城鄭吉傳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

輯之可擊擊之西域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鄭吉傳握衍朐

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匈奴傳時上用刑

法不甚崇儒術信任中尚書宦官中書令宏恭石顯久

典樞機蕭望之傳蓋寬饒傳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曰方

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

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

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

金吾議以為寛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寛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寛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寛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寛饒吏寛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

衆莫不憐之本紀盖寛饒傳　考異曰通鑑載匈奴握衍朐鞮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本紀是歲右曹典屬國蘇武卒初武既免官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

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卒時年八十餘武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絶匈奴願聘馬贏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絶域變故難保萬里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不聽以烏孫昚一作新立大功又重絶故業遣使

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
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
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
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禄大夫常惠為副凡持節者四
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
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

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蕭望之以惠明習外國事召為典屬國代蘇武惠傳

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本紀三月丙午丞相高平憲侯魏相薨百官表相嘗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劾事

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相竟以丞相病死褚先生補史記夏四月戊戌御史大夫博陽侯丙吉為丞相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百官表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讀曰乂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

掩過揚善吉馭吏耆讀曰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一口反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

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衮反）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

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丙吉傳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俸通典八月詔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本紀考異曰本紀不載所因獨通典以為應劭漢書載張敞蕭望之所請是必因

二人所請故詔行其言耳本紀以為益奉十五而通典作什二今從本紀作十五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為少府百官表珠厓三縣反賈捐之傳

神爵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夏四月下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讀曰嚮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本紀霸傳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本紀

是歲河內太守韋元成爲衛尉百官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馬心羅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西漢年紀卷二十一

宋 王益之 撰

宣帝

五鳳元年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八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本紀考異曰按漢書本紀太子冠在此年荀紀於元康三年叙二疏去位事已云太子冠至是又重復言之蓋誤也夏赦徒作杜陵者本紀秋匈奴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音纏兄右奥音郁鞬居言反王

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考異曰與字匈奴傳作為字仲馮以為誤改作與字按下文右奥鞬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為烏藉單于如此係是兩人為字誤矣通鑑取仲馮之說改作與字今從通鑑左馮翊韓延壽棄市本紀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上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

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延壽傳

五鳳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荀紀以為三月　考異曰宣紀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氏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幸河東祠后土史逸之也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頟安侯韓增薨本紀韓王信傳　考異曰通鑑無夏四月己丑五字今從漢書本紀五月彊弩將軍許

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輔政延壽廣漢弟也（外戚傳　考異曰通鑑作車騎大將軍按百官表外戚傳並作車騎將軍初無大字無先漢亦無此官名蓋通鑑仍荀紀所書故如此不知荀紀後書延壽覍處亦云車騎將軍明前所書衍此一字今合刊去）秋八月

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音干）餱（音侯）以愆勿行苛政（本紀）初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至

是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

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食貨志上善之考異曰本紀載于五鳳四年按蕭望之傳云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又望之輕丞相丙吉左遷太子太傅望之左遷在五鳳二年不應設常平倉在四年也蓋壽昌以常平至四年民始便故賜爵關內侯紀所書者以賜爵故也按嚴延年傳云府丞義道壽昌為常平倉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延年以神爵棄市則常平設倉當在此時令從蕭望之傳附于望之左遷之前望之復非壽昌又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

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共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與由同是不說音悅後丞相司直緐音婆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

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壬午上使光禄勲惲策詔望之左遷為太子太傅以太子

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蕭望之傳百官表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嗕乃穀反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古速字累力追反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

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匈奴傳本紀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宣紀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驁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義陽侯厲温敦以匈奴謼遬累單于率衆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光禄勳平通侯楊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嘗使行事肄弋二反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秺丁故反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

抵殿門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山羽反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桔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

其羽反

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胡各反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絶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與敕同富平侯延壽

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訞與妖同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傳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宣紀書十二月楊惲坐前為光祿勳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荀紀因而用之按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

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又揚譚稱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禄勲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禄勲惲策免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惲猶為光禄勲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食之變蓋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是歲衛尉扶陽侯韋元成為太常右扶風陳萬年為太僕百官表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陳萬年傳先是上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

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劉更生獻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至是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黄金繫當死其父宗正陽城侯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為置嗣子安民為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户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劉德劉向傳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　考異曰外戚恩澤侯表德以五鳳二年薨今附于德薨之年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

忘車馬之好斥遠于萬反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與邰同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國于郊古岐字梁文武興于酆鎬由是言之則郊梁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音荀邑賜爾旂鸞黼黻琱與雕同戈尸臣

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　考異曰此事史不載年按劉德傳云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其父德上書訟罪會竟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通鑑載于神爵元年按郊祀志載劉更生鑄黃金不驗坐論敞上疏諫今從志附于其後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百官表　封建成侯　考異曰百官表作壬申荀紀作壬辰按長歷正月戊寅朔二月無壬辰而壬申乃二十五也今從百

官表夏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通鑑無夏字今從荀氏紀又通鑑考異云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厯此月丙午朔無辛巳今從表

始昭帝時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賽先代反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古浸字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至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

女須祝詛如前及漢立太子胥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寳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絶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傳）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

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本紀廣陵王傳　考異曰通鑑無正月二字今從本紀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音鹿蠡落奚反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銖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為誰也　民便常平倉上迺下詔賜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本紀食貨志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賔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與暗同）昧語言見廢内懐不服報㑹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讀曰豫）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乆矣懐禄貪埶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横（胡孟反）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

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讀曰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古袖字）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
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
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
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
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
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叚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匹遥反）然皆有節槩（工代反）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會有食日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惲兄子安平侯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

成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太常韋元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楊惲傳通鑑　考異曰楊惲傳作未央衛尉韋元成按百官表元成以神爵四年為衛尉五鳳二年為太常又元成傳亦載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以此攷之當是楊惲傳誤今從百官表元成傳易為太常）

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匈奴傳）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

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千容反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胡眄反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元帝紀淮陽王母張倢伃尤愛幸而王又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曰真我子也是時王未就國上常有意欲用代太子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

以弑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召拜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元帝紀淮陽王韋元成傳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黄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宽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髙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

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黄霸傳　考異曰通鑑載于黄霸拜相之次按漢以大司馬代太尉無大司馬與太尉並置者是時許延壽既為大司馬不應霸復薦史高為太尉當是延壽既甍之後今附於此）夏四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為美祥（郊祀志）秋酎宗廟高平侯魏宏博陽侯丙顯坐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為關內侯（恩澤侯表）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顏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

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丙吉傳

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音敖為定陶王本紀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諸侯王表作十月乙亥今從漢書本紀囂衛倢伃子也宣元六王傳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古老反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音貞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本紀珠厓郡反夏四月遣

護軍都尉張禄將兵擊之荀紀御史大夫杜延年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禄大夫持節賜延年黄金百斤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延年傳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本紀宇公孫使仔子也宣元六王傳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賔服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頟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

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
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
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
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國
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
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帝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圖以此
知其選矣通鑑 蘇武傳

詔曰迺者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

列皆鄉鳳凰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本紀三月己丑丞相建成侯黄覇薨謚曰定侯本紀百官表覇傳　考異曰本紀百官表皆作己丑通鑑仍荀紀作己巳按長歴是月甲申朔無己巳至三月初六日乃己丑也當是荀紀誤今從本紀百官表夏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百官表于定國傳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沛施讎受田王孫易論易譯官令齊周堪博士魯孔覇俱受大夏侯勝書千乘歐陽地

餘濟南林尊並受歐陽生書平陵張山拊音膚謁者陳留假倉並受小夏侯建書論書博士沛薛廣德山陽張長安並受王式詩論詩博士梁戴聖太子舍人沛聞人通漢並受后倉禮論禮公羊博士下邳嚴彭祖侍郎中輓音晚伊推宋顯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待詔劉向即更生更名梁周慶丁姓並論春秋黄門郎梁邱臨賀子奉使問諸儒而淮陽中尉韋元成治魯詩又治禮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諸儒雜論同異條奏其對時公羊家多不見從彭祖等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

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天子稱制臨决焉廼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諸儒傳考異曰荀紀云立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按公羊博士已立于武帝時宣帝所立只穀梁耳左氏至成哀時猶未立學官故劉歆移書責太常亦可見荀氏之誤今不取石渠議漢書不載具辭今無復存唯杜佑通典尚見一二一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不戴云大宗不可絶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曰大宗有絶子不絶其父帝制曰聖議是也一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

為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一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又問曰大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又問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黄門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用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鄉以元成議是又問經云宗子孤而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

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則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殁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已上特禮議耳諸經盡然今姑附見可以類推

初帝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皆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沛蔡千秋為郎嘗從魯榮廣受穀梁上召見千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

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及慶姓為博士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本紀 諸傳）烏孫大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考異曰通鑑又取西域傳云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按段會宗為都護乃在竟寧中竟寧元帝末年載于此恐誤今除去之）初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廼諸娣妾良

人吏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與娛同）侍太子者故繡衣御史王賀女孫政君與（讀豫）曰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

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政君一幸而有身是歲生子于甲館畫堂為世適（讀曰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元后傳）鴈門太守建平侯杜緩為太常（百官表）緩延年子也（本傳）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匈奴傳）

甘露四年典屬國常惠為右將軍（百官表）典屬國如故（惠傳）秺侯金賞為侍中太僕（百官表）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匈奴傳諸儒薦郡文學河内張禹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禹嘗從沛郡施讎受易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禹傳

黄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二月單于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

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
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
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
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
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
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
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

因北擊烏揭邱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匈奴傳

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疑

不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本紀荀紀考異曰迹孝宣之行事豈復有一毫寬厚之意哉治其罪狀使與名律相應無所縱舍贊所謂必罰是也暮年之詔顧謂數申詔公卿務行寬大其誰欺乎荀氏漢紀削去此語其知之矣今從荀紀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閒至紫宮本紀天文志未央宮輅軨音零中雌雞化為雄毛皮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五行志荀紀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本紀以修撰之職領於他官考異曰此語見通典不知其時今附于帝終之前由是

太史之官惟知占候通典太常掌故東海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多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匡衡傳帝寢疾選大臣可屬欲之反者冬十二月癸酉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傳百官表甲戌帝崩于未央宮明年春正月辛丑葬杜陵上尊號曰孝宣皇帝帝不喜儒好觀申子君臣篇宣紀元紀劉向別錄考異曰宣紀平生修覈豈無所自漢史顧不載乃軼出于劉向別錄今取之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讀曰申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可謂中興矣考異曰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侔德殷宗周宣矣漢業至宣帝而衰安得功光祖宗又荀氏于元帝贊削孝宣之業衰焉一語具亦有見于此班固此語太過今削去之

西漢年紀卷二十二　　宋　王益之　撰

元帝

孝元皇帝諱奭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八讀曰恭歲立爲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髙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本紀

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外戚傳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

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刑法志

初元元年按原本脫去此四字今補入三月癸卯封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爲安平侯本紀恩澤侯表倢伃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倢伃爲皇后五行志曰通鑑書三月

考異

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爲陽平侯按侯表王禁以三月癸卯封在立后之前三日又五行志云三月癸卯制書曰封倢伃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倢伃爲皇后觀此則立皇后在封禁後明矣通

鑑誤今從五行志及侯表

禁自是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褚先生史記補表

夏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天文志

五月渤海大水溢天文志

上遣使者徵琅邪貢禹及王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王吉傳

以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與彫同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

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孝文皇帝衣綈徒奚反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甫往反效衣服履絝古袴字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别異甚非所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

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廏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廏馬食

粟若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與寘同）後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宫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

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貢禹傳珠厓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賈捐之傳淮陽中尉韋元成爲少府水衡都尉馮奉世爲執金吾平昌侯王接爲衛尉百官表接無故子外戚傳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甚見

尊任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讀曰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讀曰嚮納之史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閭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讀曰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

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名置莫府學士歙音翕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髙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

爲宗正蕭望之劉向匡衡傳百官表通鑑 考異曰通鑑載於初元二年按百官表更生爲宗正在初元元年今從表

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戸牛酒本紀蕭望之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絶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黄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

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宏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僑等待詔以行汚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宏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毁離親
戚欲以專擅權埶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
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
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
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
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
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

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蕭望之傳二月丁巳立弟竟爲清河王本紀諸侯王表　考異曰通鑑考異云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作竟今按荀紀亦作竟字未知溫公所見本與今不同何耶　按漢書本紀荀紀立清河王俱屬正月此獨從年表作二月未知何據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獂音完道縣城郭守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湧出本紀　考異曰劉向傳作三月今從元紀以為二月三月壬申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爲王本紀諸侯王表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本紀　按原本無詔丞相以下與下文考異不合今補入待

詔宦者署東海翼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

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

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翼奉傳

考異曰荀紀載於七月地再震之後按本紀二月地震下詔舉直言奉當以此時上疏至七月特詔公卿得言奉不為公卿安得言也今取而附於二月下詔求言之後

太子寬中薦言博士張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禹傳

令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

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自帝為太子時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上以丹舊臣皇考

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丹傳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傳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上感悟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蕭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劉向蕭望之傳天文志本紀考異曰本紀在今冬通鑑載於四月按劉向傳曰前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是望之黜免在三月地震前

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閒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亦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本紀書於冬固誤也又按天文志云夏五月客星見昴分居卷舌東則望之之封在五月無疑也通鑑書在四月亦誤

六月關東饑齊地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本紀食貨志　考異曰通鑑書於四月今從本紀

秋七月己酉地復震翼奉傳荀紀通鑑　考異曰荀紀書於七月劉向傳云冬地復震按本紀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當是荀紀爲是今從之

上以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於是數以朝日顏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引見丞相御

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讀曰促）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丞相于定國上書謝罪（于定國傳）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

諫大夫宏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劉向傳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劉向蕭望之傳通鑑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

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
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
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
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
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
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

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宏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敝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灾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

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劉向傳按原本無而望之以下文意未足今補入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所諫反己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石顯傳

是歲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有冠距將鳴五行志荀紀　考異曰五行志以爲初元中不明載年荀紀載於此今從之中書令宏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是時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石顯傳荀紀

初元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本紀珠厓連年不定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金馬門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内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讀曰）

預
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致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粤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爲百姓

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當
此之時逸遊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
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
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於孝武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録冒
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
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音洛音郎爲郡北郤匈
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

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子詣子奚二反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厓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

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曽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此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

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摇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珠厓由是罷按罷珠厓事史鑑俱載於三年春此本獨附二年之末恐未是今移入此處捐之數名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捐之賈誼曽孫也捐之傳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翼奉上疏曰臣前言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内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夘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天

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徳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髙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

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大各反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讀曰嚮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一葉反諸侯之權西遠于萬反

羌胡之難陛下共讀曰恭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髙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讀曰但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還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宫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絶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

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迺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讀曰部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

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翼奉傳

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太半以寬繇役禹傳考異曰貢禹傳載於禹爲御史大夫之後按百官表禹以初元五年爲御史大夫本紀罷甘泉建章宮衛在三年不應禹五年尚以爲言也當是傳誤通鑑移於是年下詔之前爲是今從之天子悼恨蕭望之之死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劉向傳百官表考異曰荀紀載於永光元年百官表載於此年今從表是歲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惠傳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奉世傳侍中衛尉許嘉爲左將軍百官表淮陽相泰山鄭宏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

之宏所至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述百官表傳

班固曰宣帝時良吏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宏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初元四年是歲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五行志 荀紀 王莽生五行志 少府韋元成爲太子太傅元成傳

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本紀按原本無春正月以下求殷後事未有緣起當是脫誤今補入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絶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

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梅福傳　三月行幸雍祠五時本紀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黄色長八尺所後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天文志　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𤸃古曠字　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夭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步扶反　匐步得反　救之其令

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又東觀漢記載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産之令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本紀　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

也顏曰司馬門者宫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廵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宫之外門為司馬門御史大夫陳萬年卒荀紀子咸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讇古謟字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

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萬年傳）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百官表）先是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于定國竝位論議無所拂至禹代爲（按原本無陳萬年以下二十三字今補入）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于定國傳）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

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

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朱雲傳

貢禹自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禹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

也鑿池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猒足民心動揺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才兀反草杷蒲巴反土手足胼步千反胝竹尸反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

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必絶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復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遂寢（禹傳、食貨志）禹又言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

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輙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事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讀曰縱）耆（讀曰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布內反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

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讀曰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竹仲反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

治萬物化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傳匈奴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江迺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内附漢議遣衛司馬長安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考異曰按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求侍子元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又湯傳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爲御史大夫或者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今從通鑑載於五年

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十二月丁未禹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丁巳長信少

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温雅有醞籍及爲三公直言諫爭韋元成貢禹薛廣德傳百官表琅邪諸葛豐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廹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

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

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音滿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諸葛豐傳